

所有的河流 都在流淌

All the Rivers Run



每一段瑰丽的人生

背后都需要残酷的自我克制，与过人的生存智慧

每一种岁月静好的结局

都需要历经生活中无数惊涛骇浪

所有渴望强大的
中国女性
都应该读的
一部小说

风雨过后，你才能真正笑傲人间

河南文艺出版社

序

在高高 的澳洲阿尔卑斯山上,一股细流,如新生的婴儿,在白雪的襁褓里不易察觉地蠕动着。偶尔,从正在融化的雪桥间,透过蓝色阴影的孔隙,它可能会调皮地露一下脸。它伸一伸腰肢,绕过巨大的砾石,呼啸着穿过激流;它跃下瀑布,汹涌向前,直到出现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成为一条宽阔而壮丽的大河。

1

此时,它的生命里已经汇入了来自南方、东方以及北方大片流域的许多支流。据说,世界上每一种矿物质、有机质都可以在墨累河中找到。金子 and 黏土,煤块和石灰石,死人和死鱼,落叶和腐船……一切的一切都在平静的河水中漂浮,溶解。

就像生命在时光中溶解:总在流逝,却又不断新生;永远在变,而又归于永恒。大河流得越远,就变得越深沉;当它靠近大海时,已是苍老而迟钝。它几乎不是在流,而是悠闲地踱步于湖泊、沙渠之间,踱向古瓦海滩的波涛,踱向南大洋连绵的巨浪。

因为大河变得迟缓而疲倦,古瓦小镇就在它最后一个弯道上建立起来。那些古老的建筑,都是用当地的石灰石建成的,被风雨侵蚀,如今变得如身后低矮的丘陵一般黑黢黢的。在小镇前方,大河穿过破败孤寂的码头流向远处。几只明轮船停泊在码头边,有的住了人,有的干脆胡乱地停在淤泥里。

你可能十多次来过这个小镇,却不知道大海就在附近,并且墨累河就消失在这片沙丘的迷宫里。不觉有一天,刮起南风,或者,那是一个安静的仲夏之夜,你会感觉有一阵微弱的轰鸣,微弱到你的耳鼓刚刚能捕捉到隆隆的声响。

这就是大海的声音。

墨累河本身是平静的,明镜似的水面映照出南十字星座清晰的轮廓;而海浪的轰鸣更突出了它的静,那不息的喧嚣弥漫了这静谧的世界。

在这里,一切都汇合了。白雪下面的涓涓细流,飞溅的瀑布,山涧的激流,平缓的溪流,汇成一条大河,汇成它最后的声音:“没有死亡,我的终点又是我的新生之处!”

一个人的史诗

刘景荣(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金基的译作《所有的河流都在流淌》终于杀青,作为第一个读者,能够先睹为快,我是幸运的。这是一部不朽的作品,是一部精致的作品,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与别的史诗不同,它不是一个民族的史诗,不是一支军队的史诗,不是一个家族的史诗,它是一个人的史诗。

1

它是黛丽——一个女人的史诗。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她在第一节出场的时候,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海难,父母与兄弟姐妹都不幸葬身海底,只有她侥幸逃生、孤苦无依的十几岁的小姑娘。到了故事的末尾,她在最后一章出现的时候,已是一位子孙满堂、事业有成但是疾病缠身的七十九岁的耄耋老人,一位头发花白、皮肤松弛、行动不便、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全书写了这样一位女性的一生,从十二岁到七十九岁,六十七年的人生经历,那是多么漫长,要经历人生多少坎坷与风雨啊!黛丽走过来了,像所有活过这么大年龄的人一样!

是的,《所有的河流都在流淌》写了黛丽的一生。这是一个凡人的一生,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她像所有女人,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一个普通人不可或缺的、上帝已经安排好的、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如果黛丽仅仅是经历了这些,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是这部小说极其精彩地描写了黛丽的抗争,与命运的抗争,为了生存而与命运的抗争。

从海难中逃生、惊魂甫定的黛丽,被早一些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姨父一家收留,从此,开始了她在第二故乡——澳洲的生命之旅。黛丽美丽、聪慧,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但是,上帝不是特别眷顾她,她生活得十分不容易。她的初恋

给她带来多少童话般的幸福憧憬啊,可是,随着她爱恋的表兄亚当溺水而亡,她的幸福憧憬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她受到遭受丧子之痛的姨妈的嫌弃,不得已离开姨父的庇护,独自走向社会,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人生之路充满凶险,充满偶然的不确定因素,黛丽从容淡定地迎接了这一切,她勇敢地走了进去。

一边不断地变换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一边从事她喜欢的绘画,她的绘画才能很快就被社会承认。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强悍的男人布兰顿船长,这是一个从事航运谋生的男人。他有着顽强的意志,掌控着一艘明轮船就像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条大河中漂流,就像在命运之河中。这个男人征服了黛丽,成了她的丈夫。从此,黛丽与这艘船、这条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船上,她陪伴着丈夫,为他生育子女,照顾他的生活。随着四个子女的诞生,生活的负担累得她喘不过气来,让她忘我的绘画艺术也不得不违心地放弃了。这还不算,更大的打击跟着就来了。

2

正年富力强的丈夫不幸中风偏瘫,他倒下了。这对黛丽来说,就好像支撑着她那片天的支柱坍塌了,丈夫的运输船,一家人的生计,都让她别无选择地知难而上,去承担!小说这一部分写得荡气回肠,描述了一个柔弱的女子是怎样在命运的颠簸中傲然挺立!

黛丽知道,她谁也靠不上,孩子还小,丈夫倒下,她必须让这艘船开动。不然的话,丈夫的事业会夭折,一家人的生活就会断了经济来源,他们一家就会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黛丽决定自己当船长,来接替丈夫,支撑起家庭,继续着丈夫的希望。她以惊人的毅力考取了船长资格,拿着委任状她就当起了墨累河上的第一个女船长。在充满暗礁、旋流、浅滩的墨累河上,一个娇小的身影掌控着一条大船,开始了黛丽的创业之路。

她的美丽,她的意志,她的智慧,她的诚信,征服了所有人,她成为墨累河上下闻名遐迩的受人尊敬的女船长。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费拉黛菲娅”号明轮船,一年四季在墨累河上往返,为政府的工程运输建筑材料,为沿河而居的居民运来生活物资,为商人交换着货物,为邮局传递着信息……一切能够赚钱的航运她都不会放过,她像一个男人,不知疲累地在这条河上奔忙。渐渐地,黛丽聚集起财富,她买了房屋,供养了孩子,治愈了丈夫的疾病,使久病不起的布兰顿终于又回到驾驶舱,使这个不屈的男人在找回自尊的快乐里辞别人世。

生活的重担、外界的压力是黛丽的敌人,同样,她内心的欲望、情色的引诱也是她的敌人。黛丽以一个坚强女性的钢铁意志在抗拒着这一切。生存的重担没有压垮这个小女人,内心的煎熬也没有让这个女人屈服,虽然有时候自己实在抗拒不了肉体的焦渴也会放任一回,但是,强大的理性,对丈夫的忠诚,对家庭的责任,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这一切的一切都被黛丽敬畏着。她的成功背后,有着她巨大的献身与牺牲,有着她近乎残酷的自我克制。正是在这些矛盾的胶着中,黛丽抗争着,挣扎着,成长着。六十七年,弹指一挥间,她送走了丈夫,一个儿子在战场上英勇献身,一个儿子接替她成了轮船的主人,女儿是一名优秀的护士,还有一个儿子成为著名的外科大夫。真正到了晚年,她才成了自己的主人,她才可以有心情画画,就在创造艺术的陶醉中和疾病的折磨中消磨着自己的晚年时光。

这就是黛丽的故事,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史诗。小说将一个人漫长的生命之流与一条大河永不止息的流淌、四季轮回的荣枯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生命之歌。是的,这是一个普通女人的生命之流。小说的惊人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将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天地间,放在历史中,与一条河互为隐喻,引导读者来思考生命是什么,生命的责任是什么,生命的实质是什么,将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与对于生命本质的探讨结合在一起,显得无比深刻。再加上作者(译者)那如诗如画的语言,读起来真像一首很长很长的优美史诗。

目 录

第一部

自由的河

1

001

“你喜欢毛茛吗?”亚当用那束花蹭着她洁白的脖颈问道,“你当然喜欢!”这时太阳把一块黄色的光晕投射在她的额下,他低头吻了那个地方;转眼之间,两个人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花落到地上,被遗忘了。她的头枕在他的肩上,她好像要睡着了。一切都是那么奇异而和谐:年轻的心跳,涌动的热血,青春的体温,流泻的阳光,花的海洋……

第二部

时光曼流

148

望着眼前的河水不停地流淌,直到隐没于下一个河曲,黛丽不由得想到了遥远的南大洋——这条河最终流入大海,又从海面升起,形成云朵,然后化作雨雪降落到陆地……她忽然感觉自己仿佛处于一个自然之谜的中心。时光,流淌不息,可能从这里把她带到遥远的地方;但这一刻将永远存在。她脚下的土地将依然存在,即使她不站在这里,即使她站在最后的海岸,身处巨浪的轰鸣中。

第三部

静水流深

375

“冲啊！宁可炸掉也不落后！”从下面传来查理的嚷嚷。她一下子变得十分冷静。她想到“天意”号……但那艘船并不是在比拼中失事，它的爆炸原因不明。黛丽不再顾虑，只感觉到一种接受宿命的镇定与从容。

最后一个拐弯，她成功地占据了“里道”，并在接下来的九英里河段一直保持几码的领先地位。两艘轮船呼啸着划破黑暗的夜晚，一丝气力也不松懈，一寸距离也不相让。曼纳姆的灯火越来越亮了，轮机手和司炉工发出一声欢呼，“费拉黛菲娅”号轻快地滑到石料传输槽下面。此时天光正好破晓。

第四部

此岸彼岸

540

“这是一只神虫。”她解释说。黛丽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并高兴得直在地板上打滚、踢腾——更多是因为她觉得找到了一个好玩的伴儿，而并非她悟出自己的话中有什么好笑之处。她喜欢和外婆在一起。外婆总是满面笑容，她的笑声在嘴唇上、眼睛里和眉毛之间荡漾，她的牙齿洁白而美观。在维基所认识的人当中，唯有外婆满头银发却仍然拥有一张漂亮的脸庞。

第一部 自由的河

漫天的星辰下面，道不尽生死悲欢；

因因果果，生生不息，恰似一条河……

——艾华德·阿诺德《亚洲之光》

001

1

纤细的白烟袅袅升起，消失在苍白与纯蓝的一片浩瀚里。是香火，她想道。这里一定是天堂，这无限的蓝色空间。

但是她的肉体似乎仍然存在。她感觉到——鼻子根、嗓子眼——的疼痛。然后她的记忆中出现了一个人——这个正在咳嗽、干呕的人——是她自己吗？她的胸口一阵疼痛。

她扭过头，视野里走来一个男人，像巨人似的高耸入云。他蓄着胡子，但是看上去不大像是上帝。棕黑的络腮胡子间杂着几丝灰白，半遮了他红彤彤、和善的圆脸。他的胸部也长满了毛。下身褪了颜色的蓝底粗布工装裤，两条裤腿挽到膝盖。

“感觉好些了吗，孩子？”红色的脸膛凑近她，笑了，露出一口污迹斑斑的破碎牙齿。

她竭力想笑着回应他。“是的，谢谢您。”当她听到自己的声音，记忆中发生的一切就像一股冷冰冰的海浪席卷了她，把她重新卷入大海。

她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因为那是他们在船上的最后一夜。明天他们就要到达墨尔本，第一次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她渴望看到父亲经常谈起的这个国家——她的姨妈多年前就已经来到这里生活了。

前一天，她已经望到了朝西北方向延伸的海岸线：低低的，蓝蓝的，神秘神秘的。傍晚时候，她闻到了陆地上吹来的微弱、温和、馨香的气息。父亲说，那是树——桉树——把风也熏香了。

这一天，她醒得很早，悄悄地穿好衣服，一个人来到甲板上，最后一次感受脚下的船在绵延的南海巨浪上面起伏，像一匹雄骏的马在大海的平原上慢跑着。

天色仍然很暗，她只能看到白色的水花沿着船舷嘶嘶而过，几颗星星被无声飘过天空的一层云迅速而无情地吞没。整个船帆在她头上拱起，风在帆缆上发出刺耳的尖叫。

借着罗经柜灯幽暗的光亮，她能看得见舵手和他身后的值班船长。甲板上，除了远在前头的瞭望哨之外，再没有其他人。

随着鼓涨的浪峰升起，漆黑的海面闪出一道道白线。突然，瞭望台处传来慌乱的呼喊：“碎浪！前方有碎浪！”

尽管值班船长大声发出了命令，舵手也使尽全力扭动舵轮，船体还是触上了礁石！伴着“轰——”的碎裂声，桅杆像飓风过后的树，折了下来；支索也“砰——”地断开。泛着青烟的巨大浪头从船尾跃起，扑向这艘触礁的船。

黛丽·高顿——甲板上唯一的乘客——被抛到船外，深深地埋入冰冷的水中。

2

一阵剧烈的颠簸，伴着蒸汽排出的嘶嘶声，小火车在漆黑的车站停了下来。这是一列很慢的火车；它磕磕碰碰、晃晃悠悠地跑了大半天，直到后半夜才到达了它的目的地。此刻，它停在那儿，呼哧呼哧喘着气，带着一种满足的成就感；这条铁路线不再向前延伸了。

乘警拧开门，面对着仍在车厢里的这个小乘客，好像面对着满满一车厢的

人似的，大声喊道：“库玛！库玛！换乘山地马车到库玛！”

她开始收拾起零散的物件：一副手套，一个毛毡旅行包——备用长筒袜，手绢，衬裙，几双替换的鞋，水果盒，一本《妇女家庭杂志》——塞得鼓鼓囊囊的。她戴上那顶系着黑丝带的新草帽。这顶草帽是在墨尔本的时候那位完全陌生但很友好的律师坚持为她买的。“不用谢我，孩子，如果你想还我钱，可以等你的事安排好了，再从你父亲的遗产中付给我。”他又给她添了一副手套和几双鞋。

每个人都那么友好，实在是太好了。她身边这一包东西是布朗罗太太硬塞给她的，她也是在这位太太的照顾下一路步行到了孤儿堡，并从那儿搭上了火车。甚至她身上的一条裙子（太大了些）和旅行披风也是布朗罗太太的。布朗罗太太的同情心是实心实意的，但太让人受不了。她一度高兴地发觉终于可以一个人待一会儿；而此时她却感到紧张。一切都是漆黑而陌生的。她希望姨父会来车站接她。

那个乘警——看着最后这位乘客白皙的小脸——放下了职务架子，变得慈祥了。“把票给我吧，小姑娘。”他说，“把那边的包递过来。东西都装好了吗？看看座位下面？好喽——”

她跟着他走出车厢，走进冷飕飕的风中。小小的火车站里微弱地亮着两盏矩形灯。一个满脸胡子的高个子男人向她走过来。他穿了一件几乎抵到脚后跟的大衣，戴了一顶宽边毡帽。

“这位是费拉黛菲娅·高顿小姐吗？”他问道。

“您是她姨父？”乘警说，“她告诉我她要投奔康德拉的一位查尔士·杰米逊先生。”

“对，我就是。多谢您了，给——”乘警不露声色地把什么东西握到手掌中。

“还好吗，孩子？”高个子男人弯下身，亲吻了她的脸颊，络腮胡子扎得她痒痒的。她腼腆地抬起头对他笑了笑。他只是她的姨父，但他是她见到的第一个亲人，几乎是在这块新土地上唯一的亲人。

他有些惊奇地低头看着她。“你就是费拉黛菲娅！我本来想象你是一个——一个小女孩。”他打了个手势，表示不到他膝盖那么高。

“噢，姨父，我快到十三了！在这个年龄我是长得太高了。母亲总说——”

她哽咽了,由于兴奋而抑制住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刺痛她。“——母亲总说我拔高太快。”

他放下包,拉过她的手放到他胳膊上,另一只手拍着它说:“孩子,我希望希斯特姨妈会像你的亲妈妈一样。我——我们都非常盼望你来。无论如何,我们要让你长胖一些,你姨妈可是一位大厨啊!”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对那条船的失事说一个字,因为每一次说起这件事都令她心力交瘁。当他们一起走向旅馆的时候,她对他讲了如何从南部海岸随运货车队来到墨尔本,她的朋友——那位船员如何从水中把她救起,使她成了船上唯一幸存的乘客。但是她没有提到他们在海滩上度过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那些在海浪中无力地挣扎着的黑黢黢的幽灵还时不时地出现在她的梦中。

当他们步出火车站的候车室时,一阵风迎面扑来,空气寒冷、干燥、稀薄,一下子就穿透了那件借来的披风。她注意到旅馆的名字叫“澳大利亚怀抱”,她的身子却莫名其妙地微微打了个激灵。

“我们最好睡会儿觉,因为到阿达米纳比去的马车明早六点出发。”姨父说。

天色仍然漆黑一片,她就被叫了起来。借着烛光,她迷迷糊糊地穿好衣服。早餐的茶太热,一口也喝不下;面包片也烤焦了,上面蘸了没溶化的大块的咸奶油。当他们走向亮着灯的马车时,她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

乌沉沉的天幕上还可以看见大片的星星。地平线周围似乎耸立着巨大的幽灵。空气中有一种登上绝顶的感觉,没有风,却冷得刺骨。

马车突然向前一蹿就出发了。寒冷、清新的空气一下子让她完全醒了,她突然感觉到一阵兴奋如气泡一般涌上她的喉咙。她多么愿意在这奇妙的晨曦中,向某个地方,向任何地方——出发!

“查尔士姨父,跟我讲讲您的金矿吧。”她说。她感觉有必要和姨父拉近关系。

“唔……”他怀疑地看了看另外三位乘客——面容粗野,胡子拉碴,邋遢地裹在皱巴巴的衣服里——然后大声说道,“那里根本不能称之为矿区,我只是在废弃的康德拉矿脉上随便淘淘,好东西早在多年前就被人淘走了;偶尔得到点

货色,还不值我搭进去的时间呢。”他转头递给她一个长长的眼色。

她搞不太懂如何应对姨父的暗示,所以她说:“谈谈这儿的山好吗?是不是像瑞士的山一样到处都有大雪峰?”

“哎呀!你去过瑞士?”

“没,但是父亲登上圣母峰顶之后曾寄给我一张它的照片。有 13677 英尺那么高!父亲总是带我们到英格兰北部登山,他答应要带我们——”她噎住了,泪水一下子迸出双眼。再也没有了“我们”,只剩下了她自己。

他拍拍她的手。“等哪一天我带你登山,只是离康德拉挺远的——不是什么大山,但是也有五千英尺高。不过今天早上你会看到科修斯科山。”

她捏了捏他的手,心里暗暗感激他没有试图说一些对她失去亲人而深表同情的话。他低下头仔细地看着她。“昨天晚上我没有机会好好端量你。蓝眼睛,呃,黑头发,这种类型的小女孩一直是我所喜欢的。”

“不是真正的黑色,只是暗褐色。您自己有女孩子吗?”

“没有,我们只有一个男孩,他快十五了。我——我们一直想要个女孩,但到底没要来。你母亲可能告诉你了,你姨妈身体不好。听说你要来我们家,我非常高兴,费拉黛菲娅。”

“我——你知道,人家通常都叫我黛丽,我的全名太长了。”(只是在她淘气的时候,母亲才叫她费拉黛菲娅。)

“那么,我就叫你黛丽。你的名字是取自于美国那个城市吗?当然了,我的儿子亚当就是取的《圣经》中的名字。”

“是啊,我父亲一直在计划去美国,后来他才想到澳大利亚。亚当在他这个年龄是不是块头挺大?他很聪明吗?我算术很差。”

“对,他是个大块头男孩。他的成绩相当不错,但是别人都说,如果下点功夫的话,他能做得更好。他总是埋头于书中,经常神情恍惚、心不在焉。”

“人家正是那样说我的。”明晰的睫毛下,一双蓝眼睛会心地向他使着眼色。她的眼睛蓝蓝的,大大的,与她瘦小而苍白的脸庞、精致而端正的五官相比,这双眼睛真够大的。她转身望向马车窗外,车窗模糊,她用戴手套的手掌轻轻擦着。他们身后,明晃晃的金黄色太阳刚从靛青色的云层下面升起,照亮了天空。阳光明亮而冷峻,投射到如海的群山中,使其呈现出深沉的蓝色,如汹涌的海浪

向北、向东滚滚退去。路边，群山倾斜而上；远处赫然出现了一座山，白雪覆盖的山。

“那就是科修斯科山，就是它！”查尔士喊道，像是在欢迎一位老朋友。

她坐在那儿，静静地，痴痴地，直到这座山再次消失在并肩的群山后面。地平线上明亮的金黄色，远处群山的暗蓝色，那些均匀起伏的线条，一切都让她心里感到一阵甜蜜的躁动，一丝朦胧的创作欲望——创作什么，她却并不清楚；只是突然感受到一股发自内心的喜悦的湍流。

傍晚，他们到达了阿达米纳比。在旅馆里，她一股脑儿地收拾了面前的晚餐——黏稠的土豆汤，炖牛排加圆葱，烤牛肉，雪利酒蛋糕——才坐正身子，对姨父露出微笑，而他正故作惊奇地盯着她呢。

“哎！”他说，“哎，我从来没有——如果有人曾告诉我——如果有人曾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的。如果他们说：‘查尔士，那个苗条的漂亮女孩吃起东西来像一匹马。’我可能会说：‘瞎说！——她是以蜜汁和橡子为生的。’但眼见为实啊。你觉得好些了吗？”

“好极了，姨父。希望你不要以为我贪吃。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好像饿了多少年似的。”

他笑了。“孩子，我喜欢看你吃东西。我们去那边坐在炉火旁，来一口烈酒结束我们的晚餐怎么样？”

“呃——好吧，我来一口。”她说，却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烈酒。

“这就对了，只是别告诉你姨妈。”说着，他眨了眨眼，把一个盛着艳绿色液体的小杯递到她的手上。

“噢，谢谢您。”她在心里却立即默默地开始了另一番解说词：

噢，谢谢你，她说，一边从莫德雷德爵士的手上接过水晶酒杯。为黛丽女士干杯，那位骑士一边说一边深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然后一饮而尽，把杯子摔向地上，碎片四散……

炉火暖烘烘的，暖烘烘，红彤彤；烈酒暖烘烘的，绿莹莹，像绿莹莹的火焰。由里到外，她感觉温暖而舒适。在她的内心……她温暖的内心深处……

“噢！”空酒杯从她指间滑落，滚到地毯上，她的脖颈痛楚地一扭，说：“我困

了。”

查尔士爱怜地看着她。他弱视得厉害，眼帘低垂，快要碰到自己宽大的鼻翼了。

“好的，现在上床睡觉。吃，喝，睡，为了明天——我们回家！到那时，我们的早餐、晚餐和茶点，都会吃上口条派！”

因为朗姆酒的刺激，邮差丹尼从酒吧里出来的时候兴致很高。“看起来这是今年最后一趟差了。”他说，“雪越积越多了。”

通向康德拉的这趟唯一的四轮马车停靠在阿达米纳比邮局的台阶前，车上装载了维持矿区小镇整个冬天的生活给养。因为一旦道路被积雪封堵，康德拉就与外界隔断了。

丹尼把邮包扔到车上，自己也爬上来抓起缰绳。“邮车马上出发！”他大喊道。“全体上车！”他在马背上甩动鞭子，马车就向山上奔去。

清晨的阳光从晴朗的蓝天上面照耀着阿达米纳比。当他们到达山顶，黛丽从座位上蹦起来大呼小叫，甚至把那些在朗姆酒中浸泡得不省人事的乘客也惊醒了。路边，深深的峡谷向远方蜿蜒，在远端升起，形成低丘矮岭，没入因夏季的干热而呈现出黑褐色的草丛之中。更远的地方，耸起连绵的蓝色山脉，一层一层，线条分明，脉络清晰；白雪覆盖的山顶，在明澈的空气中，好像很近，但又纯洁得遥不可及。

“那是大雪山。”姨父说。

黛丽不言不语，眼睛一眨不眨，直到他们进入一片高山桉树林，山脉从视野中消失。

稍事停顿，随便吃点午餐，休息一下马匹之后，马车又在越来越厚的积雪中迤逦前行。终于在傍晚，他们到达了康德拉。这里只剩下过去那个矿业小镇的外壳；没有屋顶的房舍，不冒烟的烟囱，都增添了凄凉忧郁的气氛。

姨父从丹尼手中接过邮包，帮着冻得手脚不灵便的黛丽下了车走到雪中。他领着她向栅栏后面一幢小木房子走去——几乎就是一间小窝棚，她想。他推开前门，把邮包和她的毡布包扔进门里，大声喊道：“希斯特，我们回来了！”

不一会儿，过道上轻飘飘地疾步走来一位中等身材穿着深色厚裙子的中年

妇女。

“你没听到马车声吗？”查尔士很生气地问道。

“哼，听到了又怎么样？我不能把饭烧焦，对吧？我猜孩子已经饿得半死了吧？”

他冷冷地、轻描淡写地吻了她的脸颊。“这是你的外甥女。”他文绉绉地说，“费拉黛菲娅·高顿小姐。”

“费拉黛菲娅！夏洛特怎么能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我真不明白——”

“是父亲给我起的！”

“——但不管怎么说，孩子，欢迎来到康德拉——这个冷冰冰、惨兮兮、醉醺醺的地方！”

她靠过来吻了黛丽的脸颊，她的鼻头又凉又尖。

我不喜欢她，黛丽立时想道。她笑的时候，满口牙齿都露了出来；她的鼻子真可怕，鼻尖冷森森、湿漉漉的。

姨妈那双细小、锐利的黑眼睛正在看她。这位真的可能就是自己那美丽、可爱的母亲的亲姐姐吗？黛丽徒然地寻找着一家人的相似点。沉默中，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必须说点什么。

“谢谢您，姨妈，谢谢您收留我，我会——会——尽力——”说着说着，令她自己 also 感到吃惊的是，眼泪竟然一下子夺眶而出。

“哎，哎，孩子，你是累坏了，快到炉火这边来！”

晚饭过后，黛丽来到厨房隔壁的房间，把她的几件衣物放进一个小箱子里。屋里已经搭好一张窄窄的行军床，床上铺了干净的亚麻布床单和白色的蜂窝被。五屉柜立在墙角，羞答答地擎着一面湿迹斑斑的小镜子。

盯着镜子里的人，她瞪大眼睛，无法移开目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镜子里的女孩，浓眉大眼，真的是她——费拉黛菲娅·高顿——在这异国他乡、高山环抱的地方？

姨妈的说话声——清新而欢快，不再是先前令人烦躁的语调——打断了她的思绪。

“毫无疑问,你习惯于比这更聪明的办法,”随着话音,希斯特奔进来,拿着一块法兰绒布裹着的热砖,放到黛丽的被窝里。“你就不必跟我讲洛蒂的婚姻比我的婚姻更成功之类的话了。幸好我在邮电所上班才维持孩子上学;要是一切交给他父亲——总是四处瞎逛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金子——我们都要饿死了。”

她使劲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抖掉挺拔、红润的鼻子尖上渗出的水珠——结束了这番谈话。她的脸也是红润的,红色毛细血管的纹路历历可见。直到姨妈铿锵的说话声停了下来,黛丽才觉得身体放松了。

姨妈用更为柔和的语调接着说:“可怜的夏洛蒂! 还有你,可怜的孩子——一个孤儿,才仅仅十二岁啊! 唉,孩子,他们正在耶稣的怀里长眠,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不要悲伤。”

黛丽从搂住她肩膀的那只皮包骨头的胳膊里向后缩了一下身子。她的母亲长眠于冰冷的绿色海洋,她的父亲、兄弟、姐妹被葬在悬崖之巅,永远接受着涛声的催眠,她怎么可能不悲伤? 而船上的所有乘客,可爱的约翰森船长,还有她的朋友,那位水手长,统统都被淹死了——像跌入水桶中的老鼠!

她没有应声,慢慢挣脱姨妈的怀抱,从床上拿起系着黑丝带的草帽,放到梳妆台上。

“孩子,很遗憾你的裙子是褐色的——当然,你不知道你还需要一件黑色的。哦,你现在仍然需要在胳膊上戴绉绸箍,因为你还没有结束服丧期。”

“我想您说过我们不应该悲伤的,姨妈。”

希斯特姨妈严厉地看着她。“孩子,你心情很好吗? 服丧对亲属来说总是感觉疲惫不堪的,这你当然知道。现在有点事情我想让你告诉我。”

她停顿了一下,用锐利的目光盯着黛丽。“呃——只有两个人,你和这个——这个水手在沉船事故中活下来,我是从你父亲的代理人的来信中知道这一切的。你们俩孤立无援地在一个海滩上待了两天,呃,你们在哪里睡觉?”

“在一个山洞里,你知道,崖壁中间常有这种洞。”

“在同一个山洞里?”

“当然了,只有一个山洞啊。”黛丽显得不自在,她希望姨妈不要再问下去了。